

【專號論文】 Feature Article

DOI: 10.6163/TJEAS.201712_14(2).0004

融通一貫之經學／敬學——
鮮儒崔象龍《論語辨疑》研究
Comprehending Jing (classics) and Jing
(Caution): A study of Chosun scholar Choi Sang
Ryong's *Lunyu Bianyi*[§]

金培懿
Pei-yi CHIN*

關鍵詞：朝鮮經學、嶺南退溪學、崔象龍、《論語辨疑》、四書

Keywords: Chosun Gyeonghag, Yeongnam Toegyechak, Choi Sang Ryong,
Lunyu Bianyi, The Four books

§ 本論文係筆者共同主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5 年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朱子學的現代倫理意義」(105J1A0702)之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聲明，感謝補助。又本文撰稿期間，有賴高麗大學陳亦伶博士協助蒐集韓文資料，在此深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將崔象龍《論語辨疑》置於十八世紀中葉以還，嶺南退溪學派邁入經注研究興盛期的四書注釋發展脈絡中，而來研究考察崔象龍抱持著何種《論語》觀？《論語辨疑》之解經立場與解經法有何關聯？又崔象龍之《論語》認識使其聚焦於何種核心義理思想？並藉由探究此等問題，梳理出崔象龍《論語辨疑》承繼、接續、融通和貫串了嶺南退溪學內部諸宗派之為學立場，同時亦涵容了百數十年前近畿南人之經書觀、《論語》觀，試圖描繪出嶺南退溪學內部經典詮解、注釋的歷時發展脈絡與樣相。本文之撰作目的，乃是為了解明崔象龍《論語辨疑》凸顯了何種嶺南退溪學派經注特色與經學研究的轉向，並為其作一定位。而據本文研究，崔象龍此種融通一貫之經學／敬學，乃是融通退溪門下鶴峰金誠一與寒岡鄭述二脈，同時旁涉西崖柳成龍一脈，亦即上承李象靖，兼採愚伏鄭經世、權槩之為學法，同時揉合眉叟許穆所辯證改訂後之退溪學，進而互參畿湖學派李栗谷、金沙溪與韓元震之學說的總合表現，堪稱是承繼受容十八世紀以降嶺南退溪學派四書學研究之一貫脈絡的經學研究成果。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Choi Sang ryong's *Lunyu Bianyi* ("A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if "Questions and Analyse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not commonly used by scholar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hile Yeongnam Toegyechak school was in its flourishing period of exegesis and "made annotations of," if the footnotes provid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r are used for interpreting the text. Four Books after the mid-18th century (if it occurs from the mid-18th century, not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How did Choi Sang Ryong view *Lunyu*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hat was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perspectiv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his exegesis? And what core idea did Choi Sang Ryong develop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Lunyu*? I will analyze the position (or perspective) of Choi Sang Ryong's *Lunyu Bianyi* – continuing, inheriting, and comprehending different factions in Yeongnam Toegyechak school, also containing Geungi namin's view on classics and *Lunyu*. I will also depict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and modality of interpreting and making explanatory footnotes on classics in Yeongnam Toegyechak school.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how the exegesis features and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of Yeongnam Toegyechak school were presented in Choi Sang Ryong's *Lunyu Bianyi*. It will locate Choi Sang Ryong's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 of exeges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hoi Sang Ryong'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n Jingxu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Jingxue (learning on caution) were a combination of Hakbong Kim Seong Il and Hangang Jeong Gu's theory in Yeongnam Toegyechak school. Choi also used in Seoae Lyu Seong Ryong's theory, which inherited from Yi Sangjeong, along with Jeong Woobok Jeong Gyeong Se and Byeonggok Gwon Gu's way of pursuing learning. Meanwhile, Choi blended his ideas with Misu Heo Mok's modification on Toegyechak. Further, Choi referred to the studies conducted by Kikogaku school's Yulgok Yi I, Sagye Kim Jang saeng and Namdang Han Wonjin. Choi's *Lunyu Bianyi*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outcome inheriting Yeongnam Toegyechak's consistent research context on the Four Books after 18th century.

壹、前言

誠如眾所周知的，十六世紀朝鮮儒學之泰斗，首推嶺南之退溪李滉（1501-1570）。其朱子學說不僅形成所謂的「退溪學派」，影響了此後數百年的朝鮮儒學，更藉由姜沆（1567-1618）的傳播，而影響了揭開江戶儒學序幕的藤原惺窩（1561-1619），令其脫禪歸儒，成為江戶初期的理學領袖，即使日後藤原惺窩之門生林羅山（1583-1657），亦仍須研讀退溪之著作。¹不僅如此，退溪思想中之「敬」哲學，傳播到了江戶日本以後，則由山崎闇齋（1619-1682）進一步將之加以深化，發展為具有日本特色的「主敬」思想。闇齋更仿擬退溪《朱子書節要》體例，摘錄朱子〈仁說〉與時人張南軒（1133-1180）、呂伯恭之問答，以成《仁說問答》一書。²闇齋弟子佐藤直方（1650-1719）更推崇退溪乃是朱子學在東方的真傳，³日儒因此尊稱退溪為「東方朱子」。⁴

然而，如此興盛的退溪朱子學，隨著其門人在光海君（1575-1641）時代遭到排擠，聲勢日呈衰頹。簡言之，截至十七世紀前半，退溪後學不僅在性理說上未見後出轉精之人，在經學研究方面亦未投注一定關心。此種

- 1 林羅山在寄予朝鮮通信使的信中曾提及：「貴國先儒退溪李滉，專依程、張、朱子說，作四端七情，分理氣辯，以答奇大升。其意謂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乃朱子所云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也。末學膚淺，豈容喙於其間哉！退溪辯尤可嘉也。」見〔日〕林羅山：〈寄朝鮮國三官使〉，收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東京：ペリカン社，1979年），卷14，頁156。
- 2 山崎闇齋年譜記載道：「闇齋亦嘗曰：「朱子之後，知道者，薛文靖、邱瓊山、李退溪也。文靖見識之高，文莊博文之富，朱門之後，無有出其右者。其後特退溪而已矣。蓋退溪平生之精力，盡在《朱子書節要》，可以觀其學之醇也。」見〔日〕山田思淑：〈闇齋先生年譜〉，收入日本古典學會（編）：《山崎闇齋全集》，第4冊（東京：ペリカン社，1978年），頁414。
- 3 佐藤直方言：「朝鮮李退溪，東夷之產，而悅中國之道，尊孔孟，宗程朱，其學識之所造，大非元明諸儒之儔矣。」見〔日〕佐藤直方：《韞藏錄討論筆記》，轉引自〈闇齋先生年譜〉，頁426。
- 4 關於李退溪之學思、著作如何影響江戶時代之日本朱子學者，詳參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史中の李退溪〉，收入氏著：《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頁422-487。

現象即使進入十七世紀後半，情況依舊，最顯著的情況便是慶尚右道的河氏退溪學者們，無論是在性理說或是經說方面，亦未見表現。與之相對的是慶尚左道的退溪後學，如李玄逸（1625-1707）、李栽（1657-1730）一門、權斗寅（1643-1719）、權斗經（1654-1725）一門，以及鄭萬陽（1664-1730）、鄭葵陽（1667-1732）等退溪學者，則致力於探究彰顯退溪性理學說，以與栗谷學派抗衡，但仍然未見可觀之經解著作。

一直到了十八世紀初，李玄逸門人權渠（1672-1749）因為受到近畿南人許穆（1595-1682）影響，而開始提出異議，其於《大學就正錄》、《中庸就正錄》等書中提出異於退溪之經說，無非預告了傳統退溪學的轉變。李栽門人權萬（1688-1749）也與其同門李象靖（1711-1781）數度論辨讀書次第，思考六經、四書與朱子著作，究竟何者應為先？何者又應居後？⁵換言之，十八世紀初期嶺南退溪後學，亦即李玄逸門下權氏反省退溪學說而撰作的經解，基本上是受到自家學派外部近畿南人之影響。相對於此，嶺南退溪學內部則堪稱是處於過渡期，其代表性經注乃至經學研究的問世，則須等到十八世紀中葉以還。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經注，應推李象靖門下弟子對四書的重新詮解，亦即柳長源（1724-1796）《四書纂註增補》、裴相說（1759-1789）《四書纂要》、柳健休（1768-1834）《東儒四書解集評》等書的接續出現，堪稱是上接李德弘（1541-1596）《四書質疑》，一振嶺南退溪學派之經傳注說研究，是為嶺南學派之中興時期。⁶

而筆者本文所探討研究之對象崔象龍（1786-1849），亦師事李象靖門人鄭宗魯（1738-1816），故亦可將之歸入十八世紀後半嶺南李氏退溪學派之一員，而其《四書辨疑》一書，則可視為是接續柳長源《四書纂註增補》、裴相說（1759-1789）《四書纂要》、柳健休（1768-1834）《東儒四

5 有關十八世紀朝鮮嶺南學者的爭論情形，詳參金泳：〈18세기 嶺南地方文學·思想論爭研究：江左대 大山論爭의性格과 訥隱·齋山의 仲裁論理〉，《東方學志》，第51輯（1986年），頁119-152。

6 有關李弘德以降嶺南退溪學派李象靖門下四書註解之研究，可參閱安秉杰：〈退溪學派의 四書註說考〉，《安東文化》，第8輯（1987年），頁5-28；李昤昊：〈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實學派對《論語》的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41-74。

書解集評》之後，嶺南退溪學派經注之另一代表作，該書同時也昭告了嶺南退溪學派四書詮解的再次轉向。而提及歷來學界研究崔象龍之代表性學者，首推韓國慶尚大學漢文學科之崔錫起教授。崔教授自二〇〇七年起便對崔象龍之經學、經注進行一系列研究。崔教授不僅概論了崔象龍的學問特性與經學觀，⁷也分別對崔象龍之《大學辨疑》、《中庸辨疑》、《論語辨疑》進行究。⁸綜合而言，崔教授指出了崔象龍解經的幾大特點是：通觀的視角、圖解經書、四經四書論的獨特經學觀、試圖客觀考察經注等。崔教授更進一步指出《論語辨疑》的解釋特徵是：1、《論語》圖的做成；2、篇章的構造分析；3、通觀的解釋與字義語意分析；4、本文註釋與集注的先儒說論辨；5、口訣改訂。⁹崔教授對崔象龍經學研究深入剖析，論證詳實有據，非常具有學術參考價值。

而有關崔象龍《論語辨疑》之最新研究成果，應推尹基綸教授。¹⁰尹教授主要從四個面向考察了《論語辨疑》之解經特徵：首先其關注了《論語》篇章的配置問題，接著探究崔象龍如何受容先儒之解說並對之加以批判，然後又是如何把握《論語》本旨以檢討小注，最後則探討崔象龍之「論語圖」承載了何種經義內容及其具有何種位相。尹教授提出的結論是：崔象龍以朱子為根幹但卻均衡地受容先儒經說，客觀批判地進行客觀理解。又其乃透過《論語》文本批判而指出經文本旨與朱注齟齬之處。而且崔象龍並非單純地只是朱注的擁護者，而是嶺南退溪學者中能夠深化發展又獨具特性地研究經學的學者，此即崔象龍於朝鮮經學史中之定位。尹基綸教授堪稱是在崔錫起教授的研究基礎上，詳論了「論語圖」如何表明「學」、「孝」、「仁」之意義，並仔細探討了崔象龍對朱子的批判，其研究凸顯了崔象龍經學研究的思想性。

7 詳參崔錫起：〈鳳村崔象龍의 學問性向과 經學論〉，《漢文學報》，第17輯（2007年12月），頁617-646。

8 詳參崔錫起：〈鳳村崔象龍의 《大學》解釋의 特徵과 二意味〉，《漢文學報》，第18輯（2008年6月），頁1363-1393；〈《中庸》의 分節問題과 崔象龍의 解釋〉，《漢文學報》，第19輯（2008年12月），頁1265-1291。

9 詳參崔錫起：〈朝鮮時代經書解釋與崔象龍之《論語》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頁99-150。

10 尹基綸：〈鳳村崔象龍의 《論語》解釋의 特徵과 經學史의 位相〉，《大東文化研究》，第92輯（2015年），頁197-227

本文在上述韓國前輩學者之先行研究成果基礎上，主要亦以《論語辨疑》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論語辨疑》之解經立場與其所採解經法之間有何關聯？又其抱持著何種《論語》觀？此種《論語》認識與其所詮解闡釋出之核心義理思想有何關聯？希望藉由探究此等問題，可以進而梳理出崔象龍《論語辨疑》承繼接續了何種嶺南退溪學之學術發展的內在脈絡？又其所採取之解經法，代表了何種嶺南退溪學派四書注釋研究發展的轉向？再將其經學研究成果，置於嶺南退溪學派之四書注釋發展史中，為其作一定位。

貳、崔象龍之《論語》觀：「仁」統意旨、「敬」貫工夫

一、仁：《論語》全書大旨

關於嶺南退溪學派學者崔象龍之學問形態，據本文之考察，在此姑且先一言以蔽之地總括說是：融通退溪門下鶴峰金誠一（1538-1593）與寒岡鄭述（1543-1620）二脈，再旁涉西崖柳成龍（1542-1606）一脈，亦即上承李象靖，兼採愚伏鄭經世（1563-1633）、權桀之為學法，揉合許穆之退溪學改良，再互參畿湖學派如李栗谷（1536-1584）、金沙溪（1548-1631），特別是韓元震（1682-1751）之見解。而崔象龍《論語辨疑》一書更大膽敢與退溪異，立足於近畿南人派所謂「敦仁博義」乃是《論語》大旨這一學說基礎上，明白提出所謂：

謹按論語大旨，先儒以敦仁博義言之，愚未知何以謂之敦仁，又何以謂之博義也。退溪李先生之不從此說，愚無間然。就一部之中而舉其大旨，則不得不拈出一仁字。二十篇中無一篇不言仁，無一事不言仁。¹¹

11 〔朝鮮〕崔象龍：〈經書八圖·第三論語圖〉，《鳳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

崔象龍以「仁」為《論語》全書的核心思想，此種斷定可以藉由某一個單獨概念，以統括《論語》全書主旨的作法，當年退溪本人並不贊同，例如退溪曾言：

論語大旨，或以為操存涵養。北溪、陽村，則皆以仁為言。雖皆大概近似，然此書乃出於一時門人雜記，聖門師弟子問答言之類，裒集為之，其妙道精義，頭緒多端，何可以一二字判斷得下耶？〔……〕蓋敬固聖學之所成始成終者，非專以是為小大學書之大旨也。今人徒見此書有大旨大要之說，於《論語》散記之書，亦必以一二字求大旨，無乃近於牽強而附會邪！¹²

然時入十七世紀後半，人稱風流詩人的近畿南人派代表孤山尹善道（1587-1671）則主張：

若稽聖賢之修辭，各有一篇之要領。感發懲創者，求其直旨則曰思無邪。優優大哉者，一言以蔽，則曰毋不敬。而二帝三王之書，五十八篇之要，不過執中而已。隨時而變者，三百八十四爻，消長之義歟。大一統者，二百四十年，謹嚴之法歟。《庸》之誠也，《學》之敬也，魯論之敦仁博義，鄒篇之過欲存理，皆其所謂大旨者也。¹³

時代再下至十八世紀初，上述修正退溪學說之風氣，更影響安東李玄逸（1627-1704）、李栽（1657-1730）門下之權氏，結果使得如權榘之《大學》解說，已經不再全然遵守退溪之說，權萬則開始意識到六經重於四

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6，頁283。

12 〔朝鮮〕李退溪：〈答李宏仲乙丑〉，《退溪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0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35，頁3-4。

13 〔朝鮮〕尹善道：〈對經傳宗旨策〉，《孤山先生文集 二》，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53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卷6上，頁285。

書，六經、四書重於朱著，其因此與同門李象靖為之數度論辨，¹⁴遂而漸次發展出與正統退溪學有所不同之學說主張者，代表人物就是同屬近畿南人代表的許穆。許穆延續尹善道（1587-1671）的主張，在主君問及《論語》大旨時許穆如下答道：

上曰：《論語》大旨，敦仁博義耶？先生曰：然。¹⁵

誠如上述，故筆者以為崔象龍單獨藉由一個「仁」字，以統括《論語》全書大旨之解經法，吾人可以將之視為是十九世紀初期嶺南退溪學者，由傳統退溪學之《論語》義理詮解立場，轉向認同近畿南人之《論語》義理詮解模式的代表。換言之，所謂《論語》的中心思想是個「仁」，此種今日看來再自然不過，宛若常識的認知，在朝鮮時期雖然近畿南人尹善道、許穆早在十七世紀中葉左右提出，然而此一認知要能被嶺南退溪學者所接受，並進而以「仁」作為貫串整部《論語》各章經義解釋的核心概念，則從結果而論，卻須要經歷約一百五十年的歲月，也就是要等到崔象龍的《論語辨疑》問世時，此種解經法才得以被凸顯出來。

二、敬：經傳一貫工夫

崔象龍在融通近畿南學與嶺南退溪後學各派的同時，亦尋繹其師門源

14 權萬於回答李象靖的書信中如下說道：「希甫言景文以萬不曾勸讀朱書，有所云云。萬向日之云：非謂朱書不可讀，謂不可先讀何者。經書為本、為源；朱書為末、為後。有志學問之士，先取三經四書爛熳熟讀，其有疑晦，勿全靠注解，以己意反復窮究，費吾心思，然後方始有進。〔……〕近來承學之士，先從朱書下手，故學問無心得之工，而文詞亦失之太蔓，所以前此相對，關說及此。今景文云云之語，似未領僕之本意，可嘆。〔……〕今日後輩中屬望在吾景文，而卻未免有逆取順守之意，豈不可慨也哉。往在獻齋有高生、盧生來問讀書次第，僕謂經書似繭，外家似絲，吾聞烹繭得絲，未聞烹絲有得。今景文欲捨繭而求絲於絲耶？」〔朝鮮〕權萬：〈與李景文〉，《江左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346冊，卷5，頁425-426。而權萬以六經重於四書，讀經當有次第的主張，亦多次見於其答金振伯、答金仲綏之書信中，詳參權萬：《江左先生文集》，卷5，頁398-399、頁414-415。

15 〔朝鮮〕許穆：〈眉叟年譜〉，《眉叟記言》，收入《影印標點韓國古文集叢刊》，第99冊，卷2，頁358。

頭，學承鄭宗魯（1738-1816），上接李象靖、李玄逸，旁涉權萬以及愚伏鄭經世，再溯源退溪而歸抵朱子，標舉出〈敬齋箴〉之「敬」字，以為四經四書之工夫大旨。崔象龍融通「經」、「傳」各書之大旨而如下言道：

道無二致而文以時異者，蓋事有古今之異宜，言有詳略之相發。然其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四經四書，一貫之道也。《中庸》之明道，即原於《易》道之精微。《大學》之八德，即本於《書經》之王道。魯《論》之仁，即著於《禮記》之禮。《孟子》之反經闢邪遏欲存理，即《詩》之性情善惡感發懲創也。以此觀之，則四經四書只是一個道也。《易》之大旨時也，而《中庸》之誠無間斷即時也。《書》之欽，即《大學》之敬也。《詩》之思無邪，即孟子之存過也。《禮》之無不敬，即魯《論》為仁之主乎敬也。就夫大旨詳其歸趣，則八旨之要領，亦不出乎敬之一字。〔……〕四經大旨，不出乎敬也。〔……〕四書大旨，不出乎敬也。是一個敬字，通貫始終。言經傳則八而一也。言工夫則四而一也。近世專意於四經者，或昧於四書；研熟於四書者，或遺乎四經。蓋不知四經為四書之基址，四書為四經之註腳也。¹⁶

而崔象龍此種以一「敬」字／概念，而來統攝諸多工夫的主張，即是承繼退溪以還而且又是本於朱子學的核心工夫「居敬」。誠如眾所皆知的，朱子〈敬齋箴〉乃在提示動靜表裡的「為敬」之方法，闡明「敬」之工夫，乃無地不用其力，無時不致其功。當然，崔象龍以「敬」貫串一切工夫的主張，自然也是承自其師門李象靖、鄭宗魯二先生。李象靖曾上疏君王曰：

敬者，悚然如有所畏之名，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綱領也。夫人心無形出入不定，苟無術以持之，則昏昧迷惑馳騖飛揚，其不淵溺

16 崔象龍：〈經書八圖序〉，《鳳村先生文集》，卷21，頁551。

而焦火者無幾矣。古昔聖賢發端啟鍵，固已致謹於此，丹書之敬勝帝典之欽明是也。後聖之繼作，其說寢明，見於《詩》、《書》、《語》、《孟》之旨者，無非所以操存涵養以求無失其本心，而其所以為道，則不越乎敬之一言而已。三代之教，自小學而始之以敬涵養德性，收拾放心，而以立其基本。及其入乎大學，則又終之以敬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以收其成功。是蓋未嘗一日而離乎敬也。¹⁷

李象靖上述觀點，亦見於其所撰〈敬齋箴集說序〉一文中。¹⁸而崔象龍之師鄭宗魯則在其師李象靖之「敬」說基礎上，進一步如下說分明：

雖主於敬，敬則心存理得而無私欲，豈非仁在其中者乎？又，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敬之為也。¹⁹

顯然，自李象靖經鄭宗魯而至於崔象龍，「敬」之工夫乃聖學大要、經傳大旨，故《論語辨疑》中亦可見崔象龍對「敬」字的標舉與進一步析論。例如關於〈憲問·子路問君子〉章中，孔子回答子路「修己以敬」。崔象龍就孔子這一回答則分析道：「修己以敬，雖可以告眾人，而於子路恐有抑勇之意。」²⁰繼而又就程子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一句，清楚分析說：「恭敬二字，對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而專言則恭即敬，敬即恭。《中庸》以敬釋恭，此又合恭敬言。」²¹由崔象龍此番對「敬」之解釋看來，吾人不難發現其認為「敬」可抑制「勇」，則靜敬之功勝於動

17 〔朝鮮〕李象靖：〈三辭刑曹參議仍陳勉君德書〉，《大山先生文集 一》，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2冊，卷4，頁390-391。

18 詳見李象靖：〈敬齋箴集說序〉，《大山先生文集 六》，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7冊，頁268-271。

19 〔朝鮮〕鄭宗魯：〈答金儀天問目〉，《立齋先生文集 二》，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95冊，頁416。

20 崔象龍：〈憲問·子路問君子〉章，《論語辨疑》，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頁419。

21 崔象龍：〈憲問·子路問君子〉章，《論語辨疑》，頁419。

勇之效。另外，要能安百姓平天下之大業，並非另有一「篤恭」之工夫，而是程子以「恭」字來言「敬」事之人之外在「容儀」，並非在「敬」外別有一個所謂「恭」之工夫。

同樣的例證亦可見於〈陽貨·子曰禮云禮云〉中，當程子以「序」與「和」來說明禮樂之別，又范、尹二氏則以「敬」與「和」來分說禮樂，而針對程子與范尹二人說法有異，朱子於《論語或問》中原採程子之說，²²然《論語集注》中則反而援用了范、尹二氏之說。現姑且不論當其面對朱子經說前後有異時，《論語辨疑》在論辨擇取之間，幾乎皆以《論語集注》為善；此處針對程子以「序」與「和」來說明禮樂一事，崔象龍基本上認同程子之解釋論及了禮樂的本質，也就是「禮」的功效確實在維持人倫次序；但崔象龍卻也注意到《論語集注》中，朱子在援用了范、尹二人以「敬」與「和」解禮樂之說後，所以特別以圈書「○」的形式引出程子之注解，乃是程子其後言及：「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云云，崔象龍則以為此番解釋實非《論語》本章經文之「正義」。²³

而筆者以為崔象龍沒有說出來的則是：程子以「序」說明「禮」的本質，終不及朱子贊成范、尹二人以「敬」來說明「禮」之踐履，實根源於人心中存有一「敬」。亦即此一心中之「敬」工夫，方才是「禮」之所以得以成立的根本條件。反言之，能用禮樂之人必是「主敬」之「仁人」，也惟有「仁人」方能發揮禮樂之效用。崔象龍之師鄭宗魯在回答時人問及同樣這一問題時，即如下言道：

此章所言，專謂惟仁者方能用禮樂，而禮樂亦惟於仁者為之用。
不然，則人心亡焉。不惟人之於禮樂無如之何，而設令欲用之禮樂，亦不為之用。²⁴

22 詳參〔宋〕朱熹：《四書或問》，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881。

23 詳參崔象龍：〈季氏·子曰禮云禮云〉章，《論語辨疑》，頁422。

24 鄭宗魯：〈答崔望而問目〉，《立齋先生文集 三》，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96冊，頁275。

如此看來，則此一個「敬」學，正是崔象龍師門得於四經四書八大聖人經書之「一貫」工夫「要領」，是其浹洽融通諸經書義理後，日用動靜之間，常切點檢讀書所得，勿使內外二致的「心法」。

至於義理方面，崔象龍在詮解《論語》義理時則標舉一「仁」之大旨綱領，以統攝《論語》全書義理歸趨，結合以「學」為研修方法，以「孝」為踐德修身要求，三目一貫，串說《論語》思想意涵。關於此點，吾人若輔以〈經書八圖·第三論語圖〉來參看即可一目瞭然。崔象龍試圖以「一圖」統整《論語》全書要旨，該圖之結構亦是以「學」為徑為法；以「孝」為根為本；以「仁」為趨為歸。「為學」、「行孝」、「存仁」乃一貫必然之學《論語》路徑，而平常之工夫則在「主敬」。誠如前述，「主敬」係融通四經四書，亦即融通各「經」、「傳」之重要工夫的，一以貫之的重大主旨。按崔象龍之說，《周易》之「時」乃《中庸》無間斷之「誠」；《書經》之「欽」乃《大學》之「敬」；《詩經》之「思無邪」乃《孟子》之「存理遏欲」；《禮記》之「毋不敬」乃《論語》之「存仁主敬」。

我們可將此種融通四經與四書的解經法，視為是崔象龍在前述所謂李象靖與權萬相與論爭：六經、四書究竟孰重孰輕的這一問題意識基礎上，進一步試圖彌合兩端的作法。²⁵換言之，自南人許穆提醒六經係儒家思想本源以來，其說既然已經由李玄逸門人權渠，以及李栽門人權萬所吸收，則歷經嶺南退溪學者百年來之消融吸納，特別是在鶴峰一派李氏一門的發展下，隨著大山李象靖試圖統合退溪與栗谷的性理說，大山門人鄭宗魯進而繼承此融通自家學說與畿湖學派學說的開放為學立場，時經百年，發展至

25 據載，崔象龍守母喪時「守殯哀號，視前喪有加。自此益加究遠大之業，潛心於四子六經，以及洛閩誨退之書。」（見氏著：〈墓誌銘〉，《鳳村先生文集》，卷22，頁578）。由此可見，至崔象龍時，關於六經與四書究竟孰輕孰重之問題儼然已非問題，其無非皆是聖人經書。故其友朋評崔象龍之學問為：「平生積力經書劄」（〔朝鮮〕成鎮教：〈輓詞〉，《鳳村先生文集》，卷22，頁569）、「一生苦心，窮經信古」（〔朝鮮〕金晟運：〈輓詞〉，《鳳村先生文集》，卷22，頁571）。而最可證明崔象龍融通六經四書，皆視其為經書的代表性例證，即是其融通四經與四書，做成「經書八圖」，自稱四經與四書皆為「經書」，不復分此經彼傳，孰重孰輕。

十九世紀前半，嶺南退溪學派終於出現了崔象龍《論語辨疑》此種融通一貫之經解。崔象龍於其堂規中如下說道：

講明義理，莫先於讀書。當依退陶伊山院規，以《四書》、《五經》為本源，以《小學》、《家禮》為門戶。其餘諸史、子、集，亦為旁通。²⁶

另外，在「學」可至於「仁」之間，崔象龍所以主張必須要藉「孝」以達「仁」，此則又是孔門修德之根本。蓋得於書冊者可否一一見諸於行事，能否行孝應是檢驗個人道德之具體實踐的基本。關於讀書體驗與實得踐履之問題，李象靖早已如下言及：

聖賢書，孰非要切，固不可等差。然既定為科條，則恐當以四書五經為首，《小學》、《家禮》為次。如何背誦隨宜，下或可添入。皆當以諷玩思繹、體驗實得為主。毋以涉獵記誦、奔程務博為心。²⁷

講究「體驗實得」的真學問，勢必得回到生活層次來作關照踐履，故崔象龍在其所撰《獨巖齋堂規》中開頭即明言：

象龍嘗讀《論語》，至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之章，未嘗不三復嘆息。²⁸

正因為關注看重平日尋常生活之修為，所以崔象龍將退溪先生〈與豐基郡守論書院事〉一編，「揭之壁上，以為朝夕觀省警惕之資。」²⁹或許因為如此，所以其解《論語》時也特別看重描繪出聖人孔子之生活細節的

26 崔象龍：〈獨巖齋堂規〉，《鳳村先生文集》，卷5，頁255。

27 李象靖：〈答尹侯〉，《大山先生文集 一》，頁465。

28 崔象龍：〈獨巖齋堂規〉，《鳳村先生文集》，卷5，頁255。

29 崔象龍：〈獨巖齋堂規〉，《鳳村先生文集》，卷5，頁255。

〈鄉黨〉篇。其言：

按：〈鄉黨〉所以畫出聖人，而有功於學者最大矣。³⁰

崔象龍此處所謂對學者最大的功效，無非就是藉由觀聖人孔子平時修為、氣象、德行，以反躬自省。故其在注解〈衛靈公·子曰群居終日〉章時即如下說道：

按：此二句，愚之最憎惡而內自省者，故讀《論語》，每三復於此。³¹

崔象龍以日常生活行事，為「踐德」之至關重要實踐場域的這一主張，即使在面對所謂的「知識」層面亦無例外。對於子張問「崇德辨惑」一章，《論語大全》小注中齊氏注解說：「崇德屬行，辨惑屬知。」崔象龍則如下批判齊氏此番解釋：

按：辨之雖是知，而辨惑亦就行事上說。³²

如上所述，在崔象龍而言，道德是用來實踐的，而知識學問也是為了實踐的。³³關於此點，吾人若輔以〈經書八圖·第三論語圖〉來看，崔象龍試圖將論語二十篇，皆藉由「為學」、「行孝」以「達仁」三者來貫串其義理，並以此保證其不離孔門聖學之「正義」³⁴的作法，不也都可以看出其講

30 崔象龍：〈鄉黨·篇題〉，《論語辨疑》，頁407。

31 崔象龍：〈衛靈公·子曰群居終日〉章，《論語辨疑》，頁420。

32 崔象龍：〈顏淵·子張問崇德辨惑〉章，《論語辨疑》，頁413。

33 崔象龍於堂規中第一條即規訂曰：「庠塾之設，蓋為講明義理，而本乎五品彝倫。」第三條再進一步明白說道：「此堂之會，每在做時文，來會者皆舉子也。於為己向裡之工，不甚襯切。自今以後，須先取《小學》、《家禮》、《四子》、《心經》、《近思錄》等書，辨儒學詞章內外賓主之分。」見崔象龍：〈獨巖齋堂規〉，《鳳村先生文集》，卷5，頁255、頁255-256。

34 關於崔象龍如何以「學」、「孝」、「仁」三者貫串來一統《論語》二十篇之各篇主旨，以及《論語》各篇的「學」、「孝」、「仁」三要目又各別分指何種具體事物、修持

究「體驗實得」之真學問的態度。無怪乎崔象龍之友朋盛讚其曰：

其居家細行，雖使古人在世，蓋亦無多讓也。³⁵

參、通往「經文正義」：《論語辨疑》之論辨、態度與意義

一、融通經傳、宗派、異學、中朝、古今諸說之法

如上所述，崔象龍之經學工夫要領，即是本於朱子，承自其師門的「敬」學。至於崔象龍在詮解《論語》時，其學問立場在融通退溪門下諸派的同時，又能兼容栗谷學派一脈，有機融通：1、《論語集註》與《朱子語類》、《論語或問》、《論語精義》；2、《論語集註》與《論語大全》；3、朱子說與程子說；4、朱子說與師說；5、師說與退溪學者諸說；6、退溪學派諸說與畿湖學派諸說；7、師說與己說以及諸說與己說等彼此之間之異同，試圖得出一個「經文正義」³⁶而不在求必然得尊崇朱子、遵循退溪、嚴守師說，同時崔象龍解經也不以「立己意」為目的。關於此點吾人由崔象龍即使在面對《論語》經文時，仍留意分辨何者為「夫子之意」，何者為記《論語》者以「己意」記錄之，例如其言〈微子〉篇十八章即是記者「參以夫子之意，而以己意記之。」³⁷亦可得到佐證。

其實，此種直就《論語》「經文」以求孔門「正義」的認識，崔象龍之師鄭宗魯在回答時人問及：朱子於《四書章句集注》中，在解釋《論

，〈《經書八圖·第三論語圖》清楚寫畫。相關研究可參閱尹基綸：〈鳳村崔象龍の《論語》解釋の特徵と經學史的位相〉，《大東文化研究》，第92輯（2015年），頁197-227。

35 金晟運：〈輓詞〉，《鳳村先生文集》，卷22，頁571。

36 語見崔象龍：〈為政·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章，《論語辨疑》，頁390。

37 語見崔象龍：〈微子·周有八士〉章，《論語辨疑》，頁424。

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章以及《大學》〈止於至善〉章時，雖然皆引用了《詩經》〈衛風·淇澳〉一詩，但卻「所引者同而所釋者異」。³⁸針對此一質疑，鄭宗魯的回答是：

凡朱子《集註》之法，一從本文命意而釋之。³⁹

換言之，正因朱子解經之法，亦是「直就經文」以求聖人學思之正確義旨，故吾人不也可以說：鄭宗魯、崔象龍師弟所主張的直就經文以求經文正義，而不以己意解經的經書詮解法，堪稱是受朱子啟發之讀經、解經要領，而此一為學立場也確實落實為《論語辨疑》的基本詮解方法。亦即，無論是師門之說抑或異己之說；退溪之說抑或朱子之說；中土儒者之說抑或朝鮮諸儒之說，乃至一己之說，終究得面對經文，必須「一從本文命意」，如此方是解經正法。筆者以為崔象龍的此種認識，不僅確保了崔象龍解經的客觀性，或恐亦可視為是嶺南退溪學者「回歸經書原典」意識的抬頭。

二、融通論辨諸家經解態度與意義

而崔象龍於《論語辨疑》中透過辯證先師、自家學派前輩，或是對立學派之畿湖儒者，乃至《論語集注大全》所錄中國宋、元、明諸儒之經說，又或者對舉各家諸說相互論辯之解經法，吾人可以看出《論語辨疑》對中國、朝鮮諸家經解的評價態度有以下三個層面：

1. 對朱子《論語》注解之直接評價

蓋自世宗八年（1426）四書五經大全傳入朝鮮，一四八二年分別頒予各道刊行為活字本後，大本四書五經遂成為此後五百年朝鮮社會的經書

38 鄭宗魯：〈答郭汝遇問目〉，《立齋先生文集 三》，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96冊，頁259。

39 鄭宗魯：〈答郭汝遇問目〉，《立齋先生文集 三》，頁259。

教本。然而朝鮮士人之所以透過明人之大全而來閱讀理解四書，其實無非是想藉之理解朱注，而由崔象龍《論語辨疑》看來，此一目的即使到十九世紀前葉依然未曾改變。亦即，朱注堪稱才是崔象龍《論語辨疑》最主要且必須得面對的對象。

而崔象龍《論語辨疑》中對於朱子《論語》經解之評價，主張朱子解《論語》較之程子，更近聖人「正義」。⁴⁰其又以為：《論語集注》之經說，基本上優於朱子於《論語或問》、《論語精義》或是《朱子語類》等其他朱子著作中有關《論語》之經注詮說。⁴¹至於有關《論語》經義之詮解，崔象龍雖仍遵崇朱注，卻已能指正朱注之弊與非。

2. 藉《論語集注大全》以評議諸儒

《大全》所收諸儒注解，其是非正誤多有待辯證。關注《四書章句集注》以外之「朱子說」，乃崔象龍之師叔輩，亦即柳長源《四書纂註增補》與裴相說《四書纂要》以來的作法，⁴²其意義無非代表著彼等已然認識到：《大全》所收諸儒注解，其中是非正誤如何，實有待進一步辯證。亦即，此番認識意味著：（1）僅藉由《大全》而來理解朱子思想或是經書之「微言大義」，根本是有所不足的，且彼等亦試圖掙脫大全僵固的解經視角。（2）與其透過明人篩選過濾後的諸家經說與朱子之說來理解《四書章句集注》，彼等毋寧選擇自己直接面對朱子全體經注與著述。（3）一旦直接就朱注以論四書「經文正義」後，彼等無非就形同已然與明儒平起平坐，故可以鮮儒自身長期積累的「朱子學」知識素養與修養體得，乃至得力於清儒新解，進一步糾正《四書大全》，也就是明儒乃至宋、元其他諸儒之誤謬。

40 崔象龍盛讚朱注曰：「朱子集註下字，真所謂金秤上秤出來也。」見〈為政·子曰詩三百篇〉章，《論語辨疑》，頁389。

41 《論語辨疑》中援引《論語集注》以外之朱子著作以及援引程子說之情形，詳參附表一。

42 相關研究請參酌安秉杰：〈退溪學派의 四書註說考〉，《安東文化》，第8輯（1987年），頁5-28；金培懿：〈師門正說·亂賊邪說·一己之說—柳建休의《東儒論語解集評》연구—〉，《退溪學論叢》，第27輯（2016年6月），頁93-123。

所以柳長源於《四書纂註增補》中特別考察《四書大全》小注謬誤，而有《論語小注考疑》一篇。又因為關注到朱子其他著作中之經說，並藉此可與《四書大全》中諸家之經解商榷，故而可以想見其有必要同時參考宋、元、明、清諸儒之說法，並能進一步將之與鮮儒之經說相互切磋，故全書有以所謂「溪訓」這一方式，著錄了十二條退溪的解說，用以互參。因此柳長源《四書纂註增補》一書中，除了補入《四書大全》所未曾收錄進的「後儒」諸說，日後更藉由參酌清初汪份《增訂四書大全》，故而得以糾正《四書大全》中宋、元、明諸儒之謬誤，再將其有疑《四書大全》者，就教於其師大山李象靖，做成〈增補〉。

換言之，柳長源基本上仍是通過退溪與大山之經說以理解《四書集注》大旨，其解經之參考值，尚未擴及其家派學問之對立面的畿湖學派，但卻已將解經時的參考值，從明儒擴大到元、明、清儒之經說，又其目的還是在求得正確理解朱注。而裴相說於《四書纂要》中，不僅廣參宋、元、明諸儒之說，同時亦廣參鮮儒之說，進而打破家派、學派界線，亦參考了畿湖派學者之經解，共引鮮儒著作十八種。而據《四書纂要》中所載〈引用先儒姓氏書目〉看來，在四十三種的書目中，鮮儒著作即有十八種，近於半數。此事就嶺南退溪學派之《論語》注釋發展史而言，不可不謂一大躍進。(4) 而當彼等可直接就朱注與中、朝諸家解說互參互辨，以求四書經文正義時，朱注的絕對唯一權威性也將就此產生動搖。

3. 對退溪學派《論語》詮解的檢證與統合

誠如上述，當嶺南學派諸儒可以直接就朱注與中、朝諸家解說，互參互辨，以求四書經義時，不僅朱注的絕對唯一權威性從此動搖，就是對自家學派朝鮮先儒的經解，亦能進一步在有疑處明辨之。故當嶺南退溪學的《論語》詮解發展到崔象龍《論語辨疑》時，雖大致遵從先師、太先生之說，卻仍不免有未定有疑處。⁴³而關於《論語辨疑》中援引退溪之說法者，主要性質有三：(1) 確定《論語》經文之國音讀法，崔象龍主要多參考退

43 詳參崔象龍：〈泰伯·子曰泰伯〉章，《論語辨疑》，頁403-404。

溪之讀法，其中參考栗谷之讀法僅有一處。⁴⁴（2）釐清退溪與《論語大全》說法之異同。⁴⁵（3）直指退溪解釋不精者。⁴⁶

關於崔象龍《論語辨疑》中試圖檢證並統合退溪學派諸說此點，其中義理多從其先師鄭宗魯，以及其太先生大山李象靖。⁴⁷但吾人必須注意的是：崔象龍亦援引了西崖柳成龍（1542-1607）門人，亦即愚伏鄭經世之經說⁴⁸。其中，吾人不得輕看的是：《論語辨疑》全書對愚伏經說的援引，僅見〈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處，之所以如此，或許與愚伏於《論語雜著》中針對《論語》經文疑難章句的梳理，原本也就只有七條而已有關。而崔象龍則援引了其中愚伏就《論語大全》小注中，黃勉齋在朱子針對該章說明《詩》語言的特性乃是：「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⁴⁹的這一經解基礎上，愚伏則進一步細分說明道：「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⁵⁰亦即，愚伏憂慮讀者看了黃勉齋的說明，恐將誤解成「直指」與「全體」係為二事，因而指出：

「直指全體」本謂直指其全體也。勉齋特分解說以明其義，非欲使人讀為「直指」與「全體」也。⁵¹

亦即，愚伏認為黃勉齋的此種說法，雖是雙舉分言「直指」與「全體」，但絕非要讀者二分「直指全體」以為「直指」與「全體」，關於此

44 詳參崔象龍：〈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章，《論語辨疑》，頁391。而關於《論語辨疑》中八次論及國音讀法問題者，僅有一處參考栗谷說法，有兩處則依據大山李象靖弟子后山李宗洙（1722-1797），其餘五處皆引用退溪說法之情形，詳參附表二。

45 詳參崔象龍：〈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章，《論語辨疑》，頁400。

46 詳參崔象龍：〈為政·子曰為政以德〉章，《論語辨疑》，頁389。

47 崔象龍《論語辨疑》對師說及家派學說的引用情形，詳參附表三。

48 詳參崔象龍：〈為政·子曰詩三百篇〉章，《論語辨疑》，頁389。

49 朱熹：〈為政·子曰詩三百〉章，《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頁54。

50 朱熹：〈為政·子曰詩三百〉章，《論語集注大全》，收入〔明〕胡廣等（纂修）：《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卷2，頁859。

51 〔朝鮮〕鄭經世：《論語雜著》，收入《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論語卷》（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卷1，頁148。

點實不可不細究。換言之，愚伏目的在提醒《論語集注大全》的讀者，切莫因為「小注」中他儒之說，遂而曲解了《論語集注》中朱子經解之原意。而崔象龍於《論語辨疑》中則原原本本地引用了愚伏此說，筆者以為崔象龍之用心應同於愚伏。事實上，愚伏《論語雜著》雖僅有七條解說，但其詮解《論語》的方法，主要乃是援引退溪與栗谷的觀點，再旁及《論語集注大全》書中小注之他儒說法，以陳述一己之得，或論辯異說內容。此一解《論語》立場，其實與崔象龍自身於《論語辨疑》書前說明其「辨疑」之法乃是：「但以所聞於前輩與師友者，與粗得於管窺者，敢為之辨解云」⁵²，堪稱如出一轍。筆者以為由此或許就可以解釋，何以崔象龍會在其先師鄭宗魯以及太先生李象靖，亦即鶴峰金誠一一脈的退溪後學之外，還會旁涉援引了愚伏之師，亦即西崖柳成龍這一脈之退溪後學經解的理由所在。

在此吾人同時必須注意的是：柳成龍曾孫之後代的權榘，亦學於鶴峰一派的李玄逸門下，其《大學就正錄并圖》等經注，在開陳柳成龍與退溪之學說的同時，解經亦敢與退溪異，進而能提出其自身之經說。⁵³換言之，解經時敢有疑於師說，進而提出己見，堪稱是柳成龍這一脈退溪後學的特色。而安東權氏之學遠承柳成龍，日後復受近畿南人許穆影響，但因為其又學於鶴峰一脈李玄逸以降之李氏門下，故可想見其學風亦必定為李玄逸以降之鶴峰一派嶺南退溪學者，帶來一定程度之衝擊與影響。事實上，前述李象靖與許穆爭論六經與四書孰重孰輕一事，不就是一代表例證。另外，筆者以為此種影響體現在大山李象靖的另一具體表徵，便是其試圖融通退溪與栗谷之性理說，而經鄭宗魯時，則是敢有異於朱說，⁵⁴而下至崔象龍時，更有飛躍性的進展。《論語辨疑》中崔象龍不僅敢有疑師說、⁵⁵修正太先生之說，⁵⁶進而終能批駁程子，⁵⁷且直指朱注之「可疑」、⁵⁸「太

52 崔象龍：《論語辨疑》，頁384。

53 有關權榘《大學》解釋的特色，詳參姜志沃：《屏谷權榘之《大學》解釋研究》（慶尚大學漢文學科碩士論文，2007年）。

54 詳參崔象龍：〈泰伯·子曰泰伯〉章，《論語辨疑》，頁403。

55 詳參崔象龍：〈泰伯·子曰泰伯〉章，《論語辨疑》，頁403-404。

56 詳參崔象龍：〈泰伯·子曰泰伯〉章，《論語辨疑》，頁403。

57 詳參崔象龍：〈公冶長·顏淵季路侍〉章，《論語辨疑》，頁396。

淺」，⁵⁹乃至斷定朱注為「錯解」。⁶⁰至於崔象龍《論語辨疑》中，其於畿湖派儒者之經說中，主要參照沙溪與南塘經說，而且肯定多而否定少。⁶¹

三、先儒所未言：引權威以認定「己意」為「正義」

據本文之研究考察，《論語辨疑》之解經立場，堪稱力圖客觀檢證中、朝先儒諸說，以還孔門學說真義。換言之，崔象龍詮解《論語》的目的，既不在「意見」的提出，亦不在「創見」發明，而是志在求孔門學說之「正義」！然融通中、朝先儒與師門成說或是門外他說，進而論辨孰是孰非之外，崔象龍仍不免發明先儒所未言，有其獨到見解之「己意」。也因為崔象龍解經在求「正義」，故能不固守一家一派之說，同時也不再一味服膺程朱經說。

崔象龍於《論語辨疑》中融通論辨先儒經說之作法有：或折衝其師鄭宗魯與太老師大山李象靖之間說經有異處；或明辨師門定說與朱子權威經解孰是孰非；或以先師說法辨駁朱子早年之說；或引朱注反駁程子之說；或引朱子《論語集注》批駁《論語集注大全》中後儒之誤；更以《論語集注》否定《朱子語類》中朱子早年有關《論語》之經解。諸如此類，莫不是崔象龍為求力解《論語》「正義」，故而不執持一固定解經立場，盡可能全視域地融通統合各家經解之證明。而當崔象龍由論辨《論語集注大全》解經之是非，繼而朝向面臨朱子所解《論語》經義不甚妥貼之處，難免生疑之時，其在朱子經說「未安」之處，終究必須直面孔聖，提出其詮解《論語》之「己意」。

然崔象龍又該如何確認其自身在讀《論語》過程中所產生的有疑處，或是他人不疑有他，而其自身卻仍覺有疑之處？如上所述，崔象龍在採取

58 詳參崔象龍：〈為政·子曰吾與回〉章，《論語辨疑》，頁390；〈憲問·子曰不逆詐〉章，《論語辨疑》，頁418。

59 詳參崔象龍：〈述而·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章，《論語辨疑》，頁402。

60 詳參崔象龍：〈學而·子曰賢賢易色〉章，《論語辨疑》，頁387；〈子路·子曰善人教民〉章，《論語辨疑》，頁416。

61 有關《論語辨疑》中對畿湖派學者栗谷、沙溪、南塘經解的援引情形，詳參附表四。

所謂盡可能全面開放性地，客觀參酌中、朝先儒前說的這一解經立場，藉由幾經融通取捨「辨疑」後，其「所聞於前輩與師友者，與粗得於管窺者」，⁶²是否確實都是其「讀《論語》有疑，然後有進」⁶³的孔學正義呢？關於此一問題，若就《論語辨疑》來看，筆者以為崔象龍採用的方法堪稱是「引用權威」以證成其「管窺者」並非「己意」，而是《論語》經文之「正義」。而崔象龍所援引的「權威經解」，主要是藉由其師鄭宗魯與朱子之經說，而來肯定其自身之見解。

例如，《論語集注》在注解〈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章時，朱子的解釋是：「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⁶⁴亦即敬事、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等五件事。然而，崔象龍的認識是：〈學而〉篇應該是在談論與「學」相關之事項，但卻在第五章出現了所謂「道千乘之國」此種談論「治國」的話語。而如後文所述，因為崔象龍認為《論語》二十篇之安排各有其道理深意蘊藏其中，故既然《論語》首篇是在言「學」乃學者之先務，則此處轉言「治國政事」的理由究竟為何呢？針對這個疑問，崔象龍如下說到：

按：此篇言學者事，而言此治國之事者，如《大學》言平治。而下篇又以《為政》繼於《學而》，則政治之道，豈非學者之所當知乎。⁶⁵

在此，崔象龍顯然先將注經的視角，自《論語》之中調移開來，而用《大學》的例子來說明：即使學者以格物、致知，作為其為學修養進路的起點，然其最終目的乃在言「治國平天下」。繼而，崔象龍再將注經的焦點再度拉回到《論語》該章，認為接續〈學而〉篇之後的即是〈為政〉篇，可見就《論語》的「篇次」來看，為政的道理確實是學者應當理解知道之事物。然而問題在於朱子又舉出楊時所謂：「然此特論其所存而

62 崔象龍：《四書辨疑》，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頁384。

63 崔象龍：《四書辨疑》，頁384。

64 朱熹：〈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四書章句集注》，卷1，頁49。

65 崔象龍：〈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四書辨疑》，頁387。

已，未及為政也。」⁶⁶也就是說，楊時以為〈學而〉篇本章講的是為政者的「存心」問題，並未論及實際的執政之「法」。對於楊時的此一說法，崔象龍的說明是：

問政亦有專偏言。專言而如〈為政以德〉，則此五者便是政也。

偏言而如〈道之以政〉，故以此謂未及為政。⁶⁷

崔象龍清楚地分析了「為政」雖有：執政者個人道德層面與施政實務治術層面，並且以「道德」為「專」；以「治術」為「偏」，然而無論所言是專、是偏，無非都是「為政」之言。崔象龍的此番論辨非常精彩，既解明了朱子何以說此章是在談治國為政之道的理由所在，同時不僅批駁了楊時解經的片面性，但又進一步回應了楊時其下所說的：「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⁶⁸亦即，無主敬、無信用、不節用、不愛人、酷使人民的為政者，即使有如何高明的治術，恐怕終究還是難以將其為政治術施行開來的。而關於崔象龍自身的此番精彩「論辨」，究竟有無正確詮解《論語》該章經義，《論語辨疑》該章最後則援引其師鄭宗魯如下之評論曰：

見得是！⁶⁹

崔象龍在此藉由鄭宗魯這一「師門權威」之口，論斷了其自身幾番論辯後所得出之《論語》經解，是為孔門「正義」！

66 朱熹：〈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四書章句集注》，卷1，頁49。

67 崔象龍：〈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四書辨疑》，頁387。

68 朱熹：〈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章，《四書章句集注》，卷1，頁49。

69 崔象龍：〈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章，《論語辨疑》，頁387。同樣的情形亦見於〈八佾·孔子謂季氏〉章，崔象龍說其師鄭宗魯在評斷其解釋時：「丈席曰甚善」。也是〈八佾〉篇的〈林放問禮之本〉，其師鄭宗魯又再次肯定崔象龍的解釋，結果是：「誨曰：如是看恐得。」關於此兩章論辨注解詳見崔象龍：《論語辨疑》，頁391。

另外，崔象龍對於朱子理應說出但卻未說分明的部分，亦即朱子解釋程子說法未盡詳細之處，導致時人有所疑慮的部分，崔象龍則進一步詳細說明闡述其間意涵後，為證明其自身所思所想之推論，合於朱子當時所未曾言者，乃以朱子之前於《論語或問》中雖然未能釋疑，日後於《論語集注》中卻仍採用程子之說，其理由不外就在崔象龍自身為程子說法所做出的解釋。雖然朱子本人並未明說此番理由，但崔象龍以為從朱子仍保留程子說法於《論語集注》中，便可證明崔象龍的以其「一己之意」，揣摩推測出的程子用意與朱子用心，皆是：「如愚所言故也。」⁷⁰此乃崔象龍以朱子這一四書注解發展史中之「權威解經者」，為其自身所揣摩出的經解背書。

肆、 篇章次第自有深意：一貫解法·一貫經義

誠如上文所述，除了前述承自嶺南退溪後學諸派的解經法之外，作為《論語辨疑》之獨到解經特色方法，就在其打破按篇一一逐章詮解之模式，擇取重要章節以辨析主要概念，相信《論語》各篇有「一貫」之主旨，故篇名自有其深意，各章次序安排亦有其定理，篇章節次環環相扣，有機貫串《論語》全書經義，融通一貫。故象龍言：

論語記載之次，恐無一條無意味。⁷¹

《論語集注》對二十篇之篇名，或有「篇題」以解之，如〈學而〉、〈公冶長〉、〈鄉黨〉等篇，然說明簡單，甚至無篇題者亦不少，如〈為政〉、〈里仁〉、〈泰伯〉、〈顏淵〉、〈子路〉、〈衛靈公〉、〈陽貨〉、〈堯曰〉等八篇即是。但是，《論語辨疑》全書不僅說明各篇次序安排之主旨，更屢屢說明各章次第安排之理由，相信《論語》全書篇章次第安排之間，即是攸關論語經文義理深意之處。例如關於〈學而〉何以被

70 崔象龍：〈陽貨·子曰予欲無言〉章，《論語辨疑》，頁423。

71 崔象龍：〈八佾·子曰德不孤〉章，《論語辨疑》，頁22下。

安排在《論語》首篇，崔象龍並不像其師鄭宗魯一樣關注所謂：為何朱子說《論語》是「入道之門」，而《大學》卻是「入德之門」？這一問題。崔象龍關注的是朱子說道：「〈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⁷²一句，其以為朱子所以會如此注解，重點是在規勸學者要以「自修」為急務。崔象龍並且贊同《論語大全》小注中朱子所謂：為何說「學而時習之」後，下一句就是「有朋自遠方來」；〈學而〉篇第二章說「其為人也孝弟」；第六章才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其下便接著說「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第八章才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其後又接著說「無友不如己者」。朱子正是以此來說學者應當以「自修」為當務之急。崔象龍顯然藉此章次安排，推敲出了朱子未曾說出的另一面意涵：

可知學問之雖不可專靠師友，而亦不可不靠師友。此意不可不察。⁷³

又如，關於〈陽貨〉篇之後為何緊接著〈微子〉篇，崔象龍的說法是：

按：此篇凡二十六章，好底止五章武城弦歌、子張問仁、學詩二南、禮云樂云，餘皆不好底者。蓋以篇將終矣。嘆春秋人物之多不好，而記夫子傷世之心。如下篇衰世之志，故類聚惡底人、病底事，而結之以四十見惡之訓。蓋為舉世而言，恐不必疑其為誰也。⁷⁴

崔象龍認為：〈陽貨〉篇被安排在第一十七篇，〈微子〉篇緊接其後為第十八篇，兩篇所錄之人物多為惡類，所記之事多為惡事，此乃春秋世風日下之世態炎涼，實屬常態，未必如《論語集注》中蘇軾所言，指此章是「此

72 胡廣等(纂修)：〈學而第一·篇題〉，《四書大全 一》，頁782。

73 崔象龍：〈學而·篇題〉章，《論語辨疑》，頁385。

74 崔象龍：〈陽貨·子曰年四十見惡〉章，《論語辨疑》，頁423。

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⁷⁵而春秋衰世之際，時代越往下發展，也正是聖人孔子顛沛流離各國卻終未受用的晚年，哲人將萎，聖言將絕，就如同二十篇記載聖人哲言的《論語》也來到尾聲。崔象龍繼而就〈微子〉篇第二章〈柳下惠為士師〉，與第四章〈齊人歸女樂〉，再度以此兩章說明其按篇次安排推測上述經義的合理性，其言：

言夫子可止則止，而不言可仕官而仕，恐亦衰世之意。⁷⁶

最後，崔象龍再依據〈微子〉篇終章的〈周有八士〉章，指出《論語大全》小注中新安陳氏所謂：「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眾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⁷⁷的說法有誤。崔象龍乃是根據《論語集注》中，朱子認為《論語》此篇中孔子對仁者、賢士皆稱讚品列；對隱者人士又有接引之意，故包含此章在內，應該皆是在表達夫子的「衰世之志」⁷⁸。崔象龍進一步釐清朱子所謂的「衰世之志」，無非就是：

變亂為治之志。⁷⁹

然夫子雖有變亂為治之志，賢人隱遁卻是衰世常態，故此〈微子〉篇「記賢人之隱遁，以寓篇將終之意。」⁸⁰但〈微子〉篇後所以又安排進〈子張〉篇這類「門人之言」，《論語》編者之用意，乃在「以為此篇如今人文集有附錄。」⁸¹而在附錄弟子之言，以為《論語》篇終附錄之外，最後所以藉〈堯曰〉篇結束之，崔象龍以為此作法之目的與設想，其實就在：

75 朱熹：〈陽貨·子曰年四十見惡〉章，《四書章句集注》，卷9，頁182。

76 崔象龍：〈微子·齊人歸女樂〉，《論語辨疑》，頁423。

77 胡廣等（纂修）：〈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四書大全 二》，頁1964。

78 朱熹：〈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章，《四書章句集注》，卷9，頁187。

79 崔象龍：〈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論語辨疑》，頁424。

80 崔象龍：〈子張·篇題〉，《論語辨疑》，頁425。

81 崔象龍：〈子張·篇題〉，《論語辨疑》，頁425。

以明列聖相承之統，如今之文集附世系也。⁸²

如上所述，《論語辨疑》主張篇章次第有其微言深意的解經法，屢屢見於《論語辨疑》全書。前述崔錫起教授之先行研究中已就各「章」次第加以剖析說明，筆者在此則聚焦於崔象龍此種以各「篇」次序安排，來推斷論辨其間所隱含的《論語》之「正義」與聖人之「微言大義」的作法。蓋各篇篇旨確定，則該篇各章之經義便可範圍於一定之意義中，而不至於「歧出」誤解聖人意旨。而此種藉由一個相對固定之大旨，以固定各篇經義的解經法，其實與崔象龍以「仁」來界定《論語》全書大旨的解經法相同，堪稱是崔象龍解《論語》時「通書」、「通篇」且「通章」的「一貫」之解經法。又或許正因為崔象龍相信《論語》篇章次第自有深意，故在其自身所撰《在邇錄》中，亦仿此作法。例如《在邇錄》所錄最後一條為〈產業〉，崔象龍於該條目下說明《在邇錄》該篇之所以以該條殿後之理由如下：

家政之不可忽，而士者之所當戒，故結之以此。⁸³

崔象龍在其記載日常生活為用的《在邇錄》中，之所以以〈產業〉一項來收攝全篇，正因士人治學、治家當先治理產業，若無產業、田業則奔走衣食，既無暇治學，恐亦難於謀求生活、維持家道。故崔象龍以之繫於《在邇錄》諸項目之末，作為總結，既發揮收束全書的壓軸重點項目效用，亦可見其認為：欲為有恆心之士，必要有恆產，「產業」看似為「末」，然而惟士為能。故崔象龍以〈產業〉一項置於《在邇錄》篇末，明其列在末尾之「產業」，乃是一位有恆心之士人，在講究克守其前諸多日常為用之事項後，不可忘失忽略之大本，故殿後以收讀者眼目，明其要點所在。

82 崔象龍：〈堯曰·篇題〉，《論語辨疑》，頁426。

83 詳參崔象龍：《在邇錄》，《鳳村先生文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卷8，頁318。

繼而《在邇錄》在〈產業〉一項之後，又附錄有〈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項，崔象龍的說明是：

按：四者，非家內日用，而齊家之道，賴而得全，故附記。⁸⁴

亦即，收在《在邇錄》篇後的〈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項，其所以作為該篇附錄，就在此等雖非具體居家日常事務，但卻是士之所以為士的修身齊家，與人往來之道，人倫綱常無不繫於此等。故《在邇錄》全書所載諸項日常生活為用，所言在實務，篇後附以〈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項，則在表明日常生活之「家用」事項，若無「人道」以綱紀之，則又豈能「治齊」一家？故從《在邇錄》全篇之性質而言，〈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項當然不在具體之家用事項，故為「附錄」。然若就一人之所以成、一家之所以立，則無此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等人道綱紀，則具實之家又豈能毅然挺立？所以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等人倫綱常，宛若附於具實之家其後之支撐，雖未見於諸項日常具體家用事務中，卻是完善、全備一人、一家之綱要也。故師弟、朋友、賓客、婚姻長幼等雖為具實家政之「附錄」，確是一家人事背裏之「主幹」，無此無以成立一人、張立一家。如上所述，由此可見主張篇章次第自有深意，既是崔象龍的解經法之一，又是其撰述著作時，藉之蘊含撰作者之微言大意的作文法之一。

伍、結語

本文將崔象龍《論語辨疑》置於十八世紀中葉以還，嶺南退溪學派邁入經注研究興盛期的四書注釋發展脈絡中，而來研究考察崔象龍抱持著何種《論語》觀？《論語辨疑》之解經立場與解經法有何關聯？又崔象龍之

84 詳參崔象龍：《在邇錄》，頁321。

《論語》認識使其聚焦於何種核心義理思想？並藉由探究此等問題，梳理出崔象龍《論語辨疑》承繼、接續、融通、貫串了嶺南退溪學內部諸宗派之為學立場，同時亦涵容了百數十年前近畿南人之經書觀、《論語》觀。筆者藉由研究崔象龍《論語辨疑》，試圖描繪出嶺南退溪學內部經典詮解、注釋的歷時發展脈絡與樣相。撰文目的無非希望可以解明崔象龍《論語辨疑》，究竟凸顯了何種嶺南退溪學派之經注特色？又其經學研究產生了何種轉向？進而為其作一定位。在此茲將本文研究考察之結論內容，條列說明如下：

- 1、崔象龍之《論語》解經法，簡言之即是融通經傳、融通宗派、融通異學、融通中朝、融通古今。具體而言，即是先行研究已指出的所謂以朱子學為根底，均衡受容先儒諸經說，得以「客觀」論辨經義的解經法。藉由本文之考察，可知崔象龍之解經，其實不僅承自其師鄭宗魯之敢有異於朱注，同時或恐亦受到愚伏早已採用的：論辨退溪、栗谷二人之觀點，再旁及《論語集注大全》中小注他儒之說法，以陳述一己之得，或論辯異說內容的此種解經法。而當彼等可直接就朱注與中、朝諸家經解互參互辨以求四書經義時，朱注的絕對唯一權威性也就此產生動搖。
- 2、崔象龍之經學研究所以能在嶺南退溪學派之四書詮解基礎上深化前進，敢與朱注異，除了前述其師鄭宗魯之影響外，其師弟學自朱子所謂「一從本文命意」的解經觀點，或許才是使得彼等可以據《論語集注》為本，卻又不盲從以朱說為絕對權威，但以「經文」為本，力求經文「正義」。而筆者以為此一解經認識與解經法實踐，堪稱是嶺南退溪學者「回歸原典」意識的抬頭。
- 3、關於崔象龍所採藉由篇章次第，以求聖人微言大義與經文深意的解經法，筆者則關注其論辨《論語》二十篇篇次有其主旨這一問題，說明此法就如同其論斷「仁」一字是為《論語》大旨一般，是崔象龍通書、通篇、通章之「一貫」解經法。而當各篇篇旨確定，則該篇各章之經義便可範圍於一定之意義中，解經方不至於「歧出」而誤解聖人意

旨。而主張篇章次第自有深意，既是崔象龍的解經法之一，又是其從事撰述時藉之蘊含撰作者之微言大義的作文法之一。

- 4、至於崔象龍又是如何確認其自身經解是為「正義」這一問題，歷來研究並無人進一步指出。本文則說明崔象龍在「有疑必質，有事必諮」⁸⁵地論辨其研讀《論語》經注之疑問後，進而透過權威認定，亦即藉由揣摩程朱未說之心意，與透過其師鄭宗魯之親口首肯認定之方式，而再次確認其經解無誤，確實為經文「正義」。
- 5、歷來研究多以為崔象龍對畿湖學派義理經說的援引，多採用韓元震之說。筆者以為此或許受到《大學辨疑》之影響，因為據筆者之考察統計，崔象龍在注解《論語》時，其對畿湖學者經說的援引，基本上是沙溪金長生與南塘韓元震並重。然而即使如此，從本文所作統計看來，崔象龍主要還是立足於自家學派，以與朱注商兌。
- 6、較之於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在論及崔象龍之《論語》義理詮解時，多關注其於「論語圖」中所標舉之「學」、「孝」、「仁」三者；本文則聚焦於崔象龍所以以「敬」作為一貫四經、四書之工夫，此不僅是源於朱子，本於退溪，承自其師門李象靖、鄭宗魯二先生，且是其自身浹洽融通諸經書義理後，日用動靜之間，常切點檢讀書所得，勿使內外二致的「心法」，同時亦是崔象龍在李象靖與權萬二人爭論所謂六經、四書究竟孰重孰輕之基礎上，進一步試圖彌合兩端之為學法。
- 7、嶺南退溪學派經學研究的轉向。縱觀十八世紀中葉以還嶺南退溪學派之四書詮解發展，彼等解經之參考值無論是廣參宋、元、明諸儒之說，或是廣參鮮儒之說，進而打破學派界線亦參考了畿湖派學者之經解，乃至關注《四書章句集注》以外之「朱子說」，此一連串的解經發展，基本上乃是崔象龍之師叔輩，亦即柳長源《四書纂註增補》與裴相說《四書纂要》一路發展而下的作法，就嶺南退溪學派之《論語》

85 李以祐：〈輓詞〉，《鳳村先生文集》，卷22，頁571。

注釋發展史而言，不可不謂一大躍進。而其意義無非代表著彼等已然認識到：僅藉由《四書大全》而來理解朱子思想或是經書之「微言大義」，其實有所不足。故彼等試圖掙脫《四書大全》僵固的解經視角，選擇直接面對朱子全體經注與著述。而一旦彼等直接就朱注以論四書經文正義後，彼等無非就已與中、朝諸儒平起平坐，故可以鮮儒自身長期積累的「朱子學」知識素養與修養體得，糾正《四書大全》乃至宋、元、明諸儒之誤謬。而時代下至崔象龍時，更自朱子所謂「一從本文命意」的解經觀點，進而以「經文」為本，力求經文「正義」，終於使得十八世紀中葉以還，發展至裴相說、柳健休等試圖搜羅古今、中朝諸儒之經說的解經立場與方法，終於有了轉向。亦即，直就經文，融通諸法，論辨經義，一貫義理；一貫學脈，旁及對家，直探孔門正義。而如上所述，筆者以為崔象龍此種融通一貫之經學／敬學，乃是融通退溪門下鶴峰金誠一與寒岡鄭述二脈，同時旁涉西崖柳成龍一脈，亦即上承李象靖，兼採愚伏鄭經世、權渠之為學法，並揉合眉叟許穆所改正之退溪學，進而互參畿湖學派李栗谷、金沙溪與韓元震之學說的總合表現。故崔象龍《論語辨疑》堪稱是承繼受容十八世紀以降，嶺南退溪學派四書學研究之一貫脈絡的經學研究成果。

【附表一】《論語辨疑》引用《論語集注》以外朱子著作 及援引程子說一覽表

引用「語類」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學而	十一	「子曰父在觀其志」云云。	1	680	
里仁	十五	子曰：「參乎。」	1	688	
雍也	二	哀公問弟子。	1	691	
	十一	子曰：「賢哉(某)〔回〕也。」	1	692	
述而	十一	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	1	695	
	十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1	696	
泰伯	二十	「舜有臣五人」云云。	1	700	
子罕	十一	顏淵喟然歎。	1	701	
先進	四	子曰：「回也，非助我。」	1	705	
顏淵	一	顏淵問仁止克己復禮。	1	707	
子路	三	子路曰：「衛君待子。」	1	711	
衛靈公	二十四	子貢問曰：「有一言。」	1	717	
陽貨	十九	子曰：「予欲無言。」	1	720	
共計			13次		

引用「或問」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學而	九	曾子曰：「慎終追遠。」	1	680	
為政	二十一	子曰：「《書》云『孝乎』。」	1	684	
雍也	二十五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1	694	
泰伯	十三	子曰：「篤信好學。」	1	699	
子罕	二	「達巷黨人」	1	700	
衛靈公	十二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1	717	
季氏	十三	陳亢問於伯魚。	1	719	
陽貨	十一	子曰：「禮云禮云。」	1	719	
	十九	子曰：「予欲無言。」	1	720	
	二十一	宰我問三年之喪止三年不為禮。	1	720	
微子	一	「微子去之。」「殷有三仁。」	1	721	
子張	十六	曾子曰：「堂堂。」	1	724	
共計			12次		

引用「朱子」、「朱子曰」、「小注朱子」、「小注朱子曰」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次	備註
序說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1	676	
篇題		又曰：「《學而》篇」	1	677	
學而	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	1	679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679	
	六	子曰「弟子入則」	1	680	
	七	「子夏曰賢賢易色」云云。	1	680	
	八	子曰：「君子止主忠信。」	1	680	
	十一	「子曰父在觀其志」云云。	1	680	
	十二	有子曰：「禮之用。」	1	681	
為政	二	子曰：「《詩》三百篇。」	1	682	
	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1	683	
	十一	子曰：「溫故而知新。」	1	683	
	十六	子曰：「攻乎異端。」	1	683	
	十八	「子張學干祿。」	1	684	
	二十一	子曰：「《書》云『孝乎』。」	1	684	
八佾	二十四	子曰：「非其鬼。」	1	684	
	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1	685	
	四	林放問禮之本。	1	685	
	十二	「祭如在」	1	685	
里仁	二十二	子曰：「管仲之器。」	1	686	
	三	子曰：「惟仁者能好(仁)」	1	687	

		〔人〕。」			
	六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	1	687	
	十五	子曰：「參乎。」	1	688	
公冶長	六	「子使漆雕開〔仕〕」	1	689	
	十九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2	690	
	二十	季文子三思。	1	690	
	二十一	子曰：「甯武子。」	1	690	
雍也	二	哀公問弟子。	2	691	
	五	子曰：「(某)〔回〕也，其心三月。」	2	692	
	九	子曰：「賢哉(某)〔回〕也。」	2	692	
	十三	子曰：「孟之反。」	1	692	
述而	五	子曰：「甚矣吾衰。」	1	695	
	六	子曰：「志於道。」	1	695	
	八	子曰：「不憤不啓。」	1	695	
	十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	1	696	
	十八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1	696	
	三十	陳司敗問昭公。	1	697	
	三十二	子曰：「文，莫吾猶人。」	1	697	
	三十三	子曰：「若聖與仁。」	1	697	
三十七	「子溫而厲」	2	697		
泰伯	一	子曰：「泰伯」	1	698	
	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	1	699	
	八	子曰：「興於《詩》。」	1	699	
	十三	子曰：「篤信好學。」	1	699	
	十七	子曰：「學如不及。」	1	700	
	二十	「舜有臣五人」云云。	1	700	
子罕	十七	「子在川上」云云。	1	701	
鄉黨	三	「君召使擯止揖所與立，左右手」	1	703	
	八	食不語。	1	704	
	十三	「君賜食」	1	704	

先進	十八	賜不受命。	1	705	
顏淵	一	顏淵問仁止克己復禮。	3	707	
	二	仲弓問仁。	1	708	
子路	二十七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1	712	
	二十四	子曰：「古之學者。」	1	714	
憲問	三十一	子曰：「不逆詐。」	1	715	
	三十七	子曰：「莫我知也夫。」	1	715	
衛靈公	九	子曰：「志士仁人。」	2	716	
季氏	七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1	718	
陽貨	二	「柳下惠為士師」	1	721	
	十一	子曰：「禮云禮云。」	1	719	
	十九	子曰：「予欲無言。」	1	720	
	二十一	宰我問三年之喪止三年不為禮。	1	720	
微子	一	「微子去之。」「殷有三仁。」	1	721	
	四	齊人歸女樂。	1	721	
	十一	周有八士。	1	722	
子張	十二	子夏曰：「君子。」	1	723	
	十三	子夏曰：「仕而優。」	1	724	
共計			76次		

「二程遺書」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公冶長	二十六	顏淵、季路侍。	1	690	
共計			1次		

引用「程子」、「程子曰」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序說		程子曰：「《論語》之書。」	1	676	
序說		小注問：「《論語》以何為要？」	1	676	
學而	一	「學而時習之」	2	677	
	二	本立而道生。	1	678	
	六	子曰「弟子入則」	1	680	
	十二	有子曰：「禮之用。」	1	681	
為政	二	子曰：「《詩》三百篇。」	1	682	
	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1	683	
	十六	子曰：「攻乎異端。」	1	683	
	十八	「子張學干祿。」	1	683	
八佾	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1	684	
里仁	三	子曰：「惟仁者能好(仁)〔人〕。」	1	687	
	八	子曰：「朝聞道。」	1	687	
	十五	子曰：「參乎。」	1	687	
公冶長	一	子謂公冶長云云。子謂南容云云。	1	688	
	六	「子使漆雕開〔仕〕」	1	689	
	十九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1	690	
	二十一	子曰：「甯武子。」	1	690	
	二十六	顏淵、季路侍。	1	690	
雍也	一	子曰：「雍也。」	1	691	
	二	哀公問弟子。	1	691	

	九	子曰：「賢哉(某)〔回〕也！」	1	692	
	十七	子曰：「人之生也直。」	1	693	
	二十五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1	694	
述而	五	子曰：「甚矣吾衰。」	1	695	
	八	子曰：「不憤不啓。」	1	695	
泰伯	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	1	699	
	六	「曾子曰可以託」	1	699	
子罕	十七	「子在川上」云云。	1	701	
	二十九	子曰：「知者不惑。」	1	702	
	三十	子曰：「可與共學。」	1	702	
鄉黨	八	「唯酒無量」	1	703	
先進	十九	子張問善人。	1	706	
顏淵	一	顏淵問仁止克己復禮。	1	708	
	十四	子張問政。	1	709	
子路	二十七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1	712	
憲問	二十五	子曰：「古之學者。」	1	714	
	四十五	子路問君子。	1	716	
季氏	十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1	718	
陽貨	三	子曰：「唯上知。」	1	719	
	十一	子曰：「禮云禮云。」	1	719	
	十九	子曰：「予欲無言。」	1	720	
子張	六	子夏曰：「博學。」	1	723	
	十二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	1	723	
共計			45 次		

【附表二】《論語辨疑》解國音、改訂口訣

引用「懸吐謂之」、「懸吐當曰」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次	備註
八佾	九	子曰：「夏禮吾能言。」	1	685	栗谷
述而	八	子曰：「不憤不啓。」	1	695	退溪
	十三	子在齊聞《韶》。	1	696	退溪
泰伯	十七	子曰：「學如不及。」	1	700	退溪
子罕	二十四	子曰：「法語之言。」	1	702	后山
顏淵	十四	子張問政。	1	709	退溪
	二十	子張問：「士，何如？」	1	710	后山
憲問	七	子曰：「君子而不仁。」	1	713	退溪
共計			8次		

【附表三】《論語辨疑》引用師說家派學說一覽表

引用「鄭宗魯」 (備註標示：○「誨曰」／△「先師曰」／◇「丈席曰」)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篇題		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1	677	○
學而	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	2	678	○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679	○
	五	子曰：「道千乘之國。」	1	680	○
	八	「過則勿憚改」	1	680	○
	十五	子貢曰：「貧而無諂。」	1	681	○
八佾	一	孔子謂季氏止是可忍也。	1	684	◇
	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1	684	○
	四	林放問禮之本。	1	685	○
	十八	子曰：「事君盡禮。」	1	686	○
公冶長	六	「子使漆雕開〔仕〕」	1	689	○
雍也	二十	樊遲問知。	1	693	◇
泰伯	一	子曰：「泰伯」	1	698	○
鄉黨	三	「君召使擯止揖所與立，左右手」	1	703	○
顏淵	一	顏淵問仁止克己復禮。	1	706	○
	十七	季康子問政。	1	710	△
憲問	六	子曰：「君子而不仁。」	1	713	○
	二十六	曾子曰：「君子（問）思不出〔其〕位。」	1	714	○
衛靈公	四	子曰：「由！知德者鮮。」	1	716	○
	十八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1	717	○
子張	二十五	陳子禽謂子貢。	1	724	○
堯曰	一	「興滅國」	1	725	○
共計			23 次		

引用「大山」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學而	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	2	678	
公冶長	五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1	689	
	六	「子使漆雕開〔仕〕」	1	689	
泰伯	一	子曰：「泰伯」	1	698	
	十三	子曰：「篤信好學。」	1	699	
子罕	十一	顏淵喟然歎。	1	701	
	十七	「子在川上」云云。	1	701	
鄉黨	十三	「君賜食」	1	704	
顏淵	一	顏淵問仁止克己復禮。	2	707	
衛靈公	十五	子曰：「躬自厚。」	1	717	
共計			12次		

引用「退溪」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為政	一	子曰：「為政以德。」	1	682	
雍也	二	哀公問弟子。	2	691	
	三十	子貢曰：「如有博施止己欲立止己欲達。」	1	694	
述而	十四	子在齊聞《韶》。	1	696	
子罕	十七	「子在川上」云云。	1	701	
季氏	十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1	718	
微子	八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1	722	
共計			8次		

引用「愚伏」鄭經世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為政	二	子曰：「《詩》三百篇。」	1	682	
共計			1次		

※《論語辨疑》詮解《論語》共263章，其中引用師說家派學說詮解合計44次。

【附表四】《論語辨疑》引用畿湖派學說一覽表

引用「栗谷」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八佾	九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	1	685	
鄉黨	八	不多食。	1	704	
共計			2次		

引用「沙溪」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學而	十五	子貢曰：「貧而無諂。」	1	681	
八佾	九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	1	685	
	十三	「王孫賈問」	1	686	
子路	二十二	「南人有言曰」	1	712	
季氏	一	「季氏將伐顓臾。」	1	718	
微子	七	「子路從而後」	1	721	
堯曰	一	堯曰：「咨爾舜。」	2	724	
共計			8次		

引用「南塘」					
篇名章次			次數	頁數	備註
學而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679	
	十二	宓子曰：「禮之用。」	1	681	
雍也	二	哀公問弟子。	2	691	
述而	十六	子曰：「飯疏食，飲水。」	1	696	
顏淵	一	顏淵問仁止克己復禮。	1	707	
	二	仲弓問仁。	1	708	

衛靈公	二十四	子貢問曰：「有一言。」	1	717	
共計			8次		

※《論語辨疑》詮解《論語》共 263 章，其中引用畿湖派學說詮解合計 18 次。◆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宋〕朱熹

1983 《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2010 《四書或問》，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明〕胡廣等（纂修）

1989 《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

〔日〕日本古典學會（編）

1978 《山崎闇齋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

〔日〕京都史蹟會（編）

1979 《林羅山文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

〔朝鮮〕尹善道

1998 《孤山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53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

〔朝鮮〕成鎮教

2011 〈輓詞〉，《鳳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22，頁569。

〔朝鮮〕李退溪

2011 《退溪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0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

〔朝鮮〕李象靖

1998a 《大山先生文集 一》，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

1998b 《大山先生文集 六》，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7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

〔朝鮮〕李以枯

2011 〈輓詞〉，《鳳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22，頁571。

〔朝鮮〕金晟運

- 2011 〈輓詞〉，《鳳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22，頁571。

〔朝鮮〕許穆

- 2011 《眉叟記言》，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99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

〔朝鮮〕崔象龍

- 2011a 《四書辨疑》，《鳳村先生文集》，卷13-18，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
- 2011b 《在邇錄》，《鳳村先生文集》，卷8，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
- 2011c 《論語辨疑》，《鳳村先生文集》，卷13-14，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
- 2011d 〈獨巖齋堂規〉，《鳳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5，頁255-256。
- 2011e 〈經書八圖序〉，《鳳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18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卷21，頁550。

〔朝鮮〕鄭經世

- 2010 《論語雜著》，收入《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論語卷》，卷1(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朝鮮〕鄭宗魯

- 1999 《立齋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95-296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

近人文獻

金培懿 CHIN, Peiyi

- 2016 〈師門正說·亂賊邪說·一己之說—柳建休의 《東儒論語解集評》 연구—〉，《退溪學論叢》，第27輯(2016年6月)，頁93-123。

「사문정설(師門正說), 난적사설(亂賊邪說), 일기지설(一己之說) - 유건휴 『동유론어해집평(東儒論語解集評)』 연구 -」, 《퇴계학 논총》, 27 호(2016.6), 93-123 쪽.

“Samunjeongseol, Nanjeogsaseol, Ilgijiseol Yugeonhyu *Dongyuloneohaejibpyeong* Yeongu [Orthodoxy, Heresy, One’s Own Statement: The Study of Joseon Confucian Ryu Geon-Hyu’s *Dongyunoneohaejippyeong*],” *The Toegye Hak Nonchong*, Vol.27 (June, 2016), pp. 93-123.

〔日〕阿部吉雄 ABE Yoshio

1965 《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65年)。
Nihon Shushigaku to Chosen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65).

〔韓〕尹基綸 YUN, Kiryun

2007 〈鳳村崔象龍의 《論語》解釋의 特徵과 經學史的位相〉, 《大東文化研究》, 第92輯(2015年), 頁197-227。

「일반논문: 봉촌(鳳村) 최상룡(崔象龍)의 『논어(論語)』 해석(解釋)의 특징(特徵)과 경학사적(經學史的) 위상(位相)」, 《대동문화연구》, 92 권(2015), 197-227 쪽.

“Ibannonmun: Bongchon Choi Sang Ryong ui *Noneo* haeseog-ui teugjing-gwa gyeonghagsajeog wisang [Characteristics of Bongchon Choi Sang Ryong’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Analects and Status in History of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Daedong Munhwa yeongu*, Vol.92 (2015), pp. 197-227.

〔韓〕安秉杰 AN, Byeonggeol

1987 〈退溪學派의 四書註說考〉, 《安東文化》, 第8輯(1987年), 頁5-28。

“Toegye hagpa ui *Saseo* juseolgo,” *Andongmunhwa*, Vol.8 (1987), pp. 5-28.

〔韓〕李聆昊 LEE, Youngho

2009 〈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實學派對《論語》的解釋〉, 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年), 頁41-74。

“Chaoxian shidai Zhuzixuepai yu Shixuepai dui *Lunyu* de jieshi,” in Chang Kun-Chiang (ed.), *Dongya Lunyu xue: Han Ri pi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1-74.

〔韓〕金泳 KIM, Young

1986 〈18세기 嶺南地方文學·思想論爭研究:江左대 大山論爭의 性格과 訥隱·霽山の 仲裁論理〉, 《東方學志》, 第51輯(1986年), 頁119-152。

「18세기 영남지방 문학 사상논쟁 연구 - 강좌(江左) 대
대산(大山) 논쟁의 성격과 눌은(訥隱) 제산의(霽山)
중재논리 -」, 《동방학지》, 51 권(1986), 119-152 쪽.

“18segi yeongnamjibang munhag sasangnonjaeng yeongu – gangjwa
dae daesan nonjaeng-ui seong-gyeoggwa nuleun jesanui
jungjaenonli- [A Study of Arguments on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hown in the Correspondences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Yong-
Nam (嶺南) Scholars],” *Dongbanhagji*, Vol.15(1986), pp.119-152.

〔韓〕姜志沃 GANG, Jiog

2007 《屏谷權渠之《大學》解釋研究》(慶尚大學漢文學科碩士論
文, 2007年)。

《屏谷 權渠의 『大學』解釋 研究》(경상대학교 대학원
한문학과 동양고전학 석사학위논문, 2007)。

Pinggu Quanju zhi Daxue jieshi yanjiu [A Study on Byeong-gok
Gwon, Gu's Daehak Interpretation],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2007).

〔韓〕崔錫起 CHOI, Seokki

2007 〈鳳村崔象龍의 學問性向과 經學論〉, 《漢文學報》, 第 17
輯(2007年12月), 頁 617-646。

「봉촌(鳳村) 최상룡(崔象龍)의 학문성향(學問性向)과
경학론(經學論)」, 《한문학보》, 17 호(2007.12), 617-646 쪽.

“Bong-chon Choi Sang Ryong ui Hagmunseonghyang gwa
Gyeonghaglon [Bongchon Choi, Sang Ryong's Learning Tendency
and Theory of Chinese Classics],” *Hanmun Hakbo*, Vol.17
(Dec., 2007), pp. 617-646.

2008a 〈鳳村崔象龍의 《大學》解釋의 特徵과 그意味〉, 《漢文學
報》, 第 18輯(2008年6月), 頁 1363-1393。

「봉촌(鳳村) 최상룡(崔象龍)의 『대학(大學)』 해석(解釋)의
특징(特徵)과 그 의미(意味)」, 《한문학보》, 18 호(2008.6),
1363-1393 쪽.

“Bong-chon Choi Sang Ryong ui Daehak haeseog ui teugjing gwa
geu uimi [The Features of Bong-chon, Choi, Sang Ryong's Daehak
Interpretation & It Significance],” *Hanmun Hakbo*, Vol.18 (June,
2008), pp. 1363-1393.

2008b 〈《中庸》의 分節問題과 崔象龍의 解釋〉, 《漢文學報》,
第 19輯(2008年12月), 頁 1265-1291。

「『중용(中庸)』의 분절문제(分節問題)와 최상룡(崔象龍)의
해석(解釋)」, 《한문학보》, 19 호(2008.12), 1265-1291 쪽.

- “*Jungyong ui bunjeolmunje wa Choi Sang Ryong ui haeseog* [The Partition Issue of *Jungyong* and Its Interpretation by Choi, Sang-ryong],” *Hanmun Hakbo*, Vol.19 (Dec., 2008), pp. 1265-1291.
- 2009 〈朝鮮時代經書解釋與崔象龍之《論語》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99-150。
- “Chaoxian shidai jingshu jieshi yu Choi Sang Ryong zhi *Lunyu jieshi*,” in Chang Kun-Chiang (ed.), *Dongya Lunyu xue: Han Ri pi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9-150.

